步入今天

正像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上，工业革命则使城市主宰了世界。”当“都市化”如同一股不可逆转的浪潮，席卷全世界时，城市在人类生活中的比重越发显得重要起来。高楼林立的城市同碧野接天的乡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都市的文明问题,如迁移、调解、自愿结合、家庭与亲属、政治权力、城市贫民、行政管理等等，成为人类生存中的大问题，随着二战后战争给各国带来的创伤逐渐平复，都市化所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

随着今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大城市的出现，城市问题逐步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城市产生了诸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旧城区衰落、贫富悬殊、道德水平下降、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而且，越是人口集中、规模庞大、利益集团聚集之地，政治、经济、社会职能等问题越来越多。现代大都市的兴起并不能为人们提供健康的生活环境、便利的交通和福利设施，反之，大都市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要远远超过它给人类带来的便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信息爆炸

现代都市是信息集大成之地，都市人是怎样获取这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的呢？或者用一个时髦的话说，就是都市人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接收信息、判别信息、消费信息的呢？据北京市零点公司的调查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接收信息的途径如下：通过电视了解社会新闻或者接收其它信息的，占被调查人总数的 42.2%；通过读报了解社会新闻或者接收其它信息的，占被调查人总数的 37.1%；通过与他人聊天儿了解社会新闻或者接收其它信息的，占被调查人总数的 18.8%；通过看杂志来了解社会新闻和接收其它信息的，占被调查人总数的 6.6%。

这次调查采取的方式是“随机抽样”的方式，在全国 11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武汉、沈阳、青岛、常熟、番禺、佛山，共入户访问了 1942 名 15 岁到 55 岁的市民。在“媒体真实性”和“媒体时效性”这两个栏目中，调查人员发现，电视和报纸的真实性和时效性要明显高于杂志，这与电视的普及率与电视自身的优势有关。

人们在对杂志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给予较低评价的同时，对其可读性还是给予了较高的肯定。

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的一条擒不住的龙。

日前，美国《未来学家》杂志评选出了 1997 年对未来的 10 大预测，其中之一就是“当你不用电脑的时候，别人会使用你的电脑，因特网将使闲置的电脑得到充分的利用，以最大限度地满

足人们的需求”。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 3 个世纪前的一天，俄罗斯历史上的伟大君主彼得大帝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要在涅瓦河畔建立一座伟大的城市圣彼得堡。他解释说，大自然在这里设好了窗口，我们打开它便通向了欧洲。于是，俄罗斯通向欧洲的窗口，在彼得大帝的关怀下终于打开了。

今天，对任何一个电脑用户来说，“窗口”就像电脑屏幕一样，是高速公路的入口和出口，只要轻轻地一敲键盘，他就可以在几分钟内进入“漫游世界”的旅途。

最近，北京开通的“首都在线”是一种通过家家户户的电话和电脑提供网上服务的新网络，它的运营将使“上网”变得像看电视、打电话一样简单方便。“互联网络”一词，已日益深入人心。

现代社会的信息交流越来越快，和时间赛跑的现代人在信息和触觉中预知未来，靠的是信息。而且许多原本存在多年的通讯方式在渐渐地被淘汰掉，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会拥有自己的电子信箱，这就用不着每天清早在睡意朦胧中，跑出大门去取报纸和信件，而只要打开电脑，按动电子信箱，当日的“报纸”就会送到，还少了烦人的广告，只有实实在在的新闻，读完之后即刻消除，不占面积，更不怕报纸油墨弄脏双手。每个人每天开关电子信箱无数次，都是自由的和快乐的，任凭户外风吹雨打，不怕邮差迟到，没有节假日之别，想看就看，要回避的可以当即处理，这就是信息时代的魅力所在。

在信息成千上万涌来的同时，那就要看什么样的信息能使精神疲惫不堪的城市人感兴趣了。通常的情况是具有爆炸性的新闻消息，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在平民百姓中是如此，在国家政府之间也是如此。

巨片《泰坦尼克号》上映以后，这条沉没了一个世纪的船一

下子在全世界又引起了轰动。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人们嘴上谈着这条沉船，大街小巷都播放着影片的音乐。湖南省华容县某单位“领导班子一班人”还专门召开会议，集体观摩影片，深刻挖掘出该“沉船事件”隐含的经验教训：第一，自恃块头大而缺乏风险意识，结果这条“不沉的船”沉得更快 第二，放弃安全原则，过分依靠经验办事儿 第三，领导同志片面追求“头条效应”“轰动效应”，总想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结果适得其反。

应该说，上述三条经验总结得还不坏，它起码提醒人们尤其是领导应当警惕追求爆炸性新闻的恶果。

说句老实话，追求爆炸性新闻，与其说是城市人的天性，不如说是人类的天性。汉武帝刘彻准备制造他自己的“轰动性业绩”，征伐大宛，结果耗费人马粮草无数，而汉帝国从此走了下坡路；乾隆皇帝一味追求所谓“十全武功”，结果是半个世纪后就被英国人的炮舰轰开了国门。中国人常讲“满则溢”、“过犹不及”，可是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都市中，其生活节奏和文化模式就是在追求轰动效应，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信息社会，更是如此。

一些信息媒体的宣传，只是渲染，而对这些信息到底产生什么影响和作用并不关心，实际上他们也不必关心，他们只是不断地点燃一个个信息的炸药库就行了。泰坦尼克号的船长也是受了那位嘴上说大话、实际上胆小的绅士的煽动，想在退休之前再“轰动”一下，置全船人的身家性命于不顾，结果弄出了大乱子。巨轮已矣，冰海依旧，这真是天时无常，人力有穷，俯仰进退，一言难尽。然而，人类在走入都市，奔向文明的途中，在鲜花簇拥的事业中，若没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岂不是太危险了吗？只可惜人类似乎并没想那么多。

在 1987 年举行的一次国际艺术拍卖会上，财大气粗的日本

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以令人咋舌的高价 3950 万美元购得了荷兰绘画大师凡高的一幅（向日葵》，在当时创下了国际艺术拍卖的新记录，全世界各大主要报刊杂志和电台、电视台都争相报道这一爆炸性新闻。

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还没有忘记珍藏在安田公司大楼中的那幅《向日葵》。于是，又一条爆炸性新闻引起了轰动，这是由英国伦敦艺术杂志《艺术新闻报》上的一篇名为《披露真相》的文章引起的。该文章称，在凡高现存于世的作品中，大约有 100 多幅油画作品及手稿是赝品，其中包括安田公司购买的那幅（向日葵》。

该文一发表，立即在全世界的艺术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虽然早就有人对凡高的一些传世之作提出过质疑，但没有像该文这样明确地指出过。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牵扯到许许多多收藏家和博物馆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像《向日葵》这样的作品，在拍卖前后经过许多艺术品鉴定权威人士的鉴定，若称该画是赝品，这几乎是向全世界的艺术界挑战，恐怕一般人也不愿意招惹这样的是非。

但文章的作者赌天发誓地说他找到了这幅《向日葵》是赝品的证据。首先，这幅画上没有凡高的签名。一般来说，签名是最难伪造的，也是最容易辨别出作品真假的，但这不能成为断定这幅画是伪作的根据。因为凡高的许多作品都没有签名，凡高生前穷困潦倒，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画有朝一日会如此值钱，而且还会招来如此惟妙惟肖的仿制。其次，撰文者另有一番说法，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向日葵》共有 3 个几乎完全相同的版本，一幅收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一幅收藏在英国国家画廊。凡高于 1888 年画了第一幅《向日葵》，并于次年复制了一幅送给了他的法国画友高更。至于第三幅（向日葵》，则从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被凡高提起过，而且这第三幅作品直至 1901 年才在一次展览会上露面，其“身份”至今是个谜，而安田公司购买的就是这个来路不明的《向日葵》。

该文称，日本安田公司购买的《向日葵》是由一位名叫斯古芬纳克的法国人所仿制的，斯古芬纳克曾是凡高的朋友，他一度保存过凡高的《向日葵》。

这篇文章所提供的证据还有待于专家们的进一步研究核实，但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日本安田公司就创下了另一项世界记录，即购买赝品价格最高的世界记录。这肯定还是另一条世界性的爆炸性新闻，据报载，前不久，由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专家组成的 8 人工作小组已经开始对这幅《向日葵》进行重新鉴定。

几十年前，一张不甚清晰的“尼斯湖怪兽”照片震动了全世界，而拍这张照片的盖斯是当地的旅游接待员。 10 年前，他承认所谓的“尼斯湖怪兽”其实是他用洗衣机的排水管、泡沫塑料及塑料桶拼接而成的。可是全世界的人们宁可信其有，不信其无，短短的几年内有数不清的“尼斯湖怪兽”好奇者涌向这里，希望自己成为能亲眼目睹“怪兽”的幸运者，还有的人干脆在尼斯湖边安营扎寨，常年观察。直到“尼斯湖怪兽”的始作俑者盖斯自我曝光为止。他的这个“工艺品”的最大价值是为尼斯湖地区创造了 10 亿英镑的旅游收入。这成了整个 20 世纪的一个大恶作剧 。

80 年代中期，英国一家实验室宣布：他们成功地将牛的基因移植到西红柿的基因上，结果他们得到了一个果皮似牛皮，果肉似西红柿的成品。全世界的科学界为之欢呼，许多人撰文认为，生物工程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并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不久，一个看破了“皇帝的新衣”的小孩子通过新闻媒体提醒所有

的乐观者，这条“牛皮西红柿”的消息是在 4月 1 日的愚人节那天播发的。

民众的敏感直接影响到政府的敏感。

当美国总统里根宣布“星球大战”的计划时，最恐慌的要算前苏联政府了。因为前苏联的情报人员传回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一再证实：美国将在太空设立三道激光防线，以抵御可能遭受的核攻击。前苏联政府立即投资数千亿美元秘密搞一轮“新星球大战”计划，结果彻底失败。实际的结果是，美国政府从没有为这个设想投入过一个美分。

惊恐的一群

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必须适应一种独特的神经刺激，这种神经刺激往往是每个现代人随时都必须加以应付的。文明产生竞争，竞争又产生了种种喜、怒、哀、乐的景观。

混淆了科学与神话的差异，无疑会为我们的生活增加许多喜剧色彩。

罗斯韦尔是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东南部的一个小镇。过去这片广大的沙漠十分荒凉，根本无人惠顾。然而，7 月初的一天，在这远离人烟的荒漠上，往日的寂静被彻底打破了，成千上万的 UFO（不明飞行物）爱好者们不远万里从全世界各地赶到这里，来参加一年一度的“7月大聚会”。

人们之所以要聚会在罗斯韦尔，是缘于 1947 年在此地发生的一件事。那年 7 月初的一个清晨，一位年轻的牧场管理员布雷泽尔在罗斯韦尔的牧场上拣到了一些奇异的、闪闪发光的东西，他将这些东西交给了美国军方。

同年 8月，美国军方散发了一篇关于“飞碟着陆”的新闻稿。当地报纸以显著的标题《空军于罗斯韦尔牧场捕捉飞碟》做了报道。在报道后的第二天，美国军方赶快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那令人好奇的飞碟实际上只是个气象气球。可是怀有好奇心，又唯恐外星人对地球人类有所伤害的人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政府越是说没有，就越是不相信，人们坚定地认为，美国政府一定在这件事儿上做了手脚，掩盖了整个事情的真相。人们风传，这件事儿是外星人所为，在美国内华达州军事设施中，至今还藏着五六具外星人的尸体。由此出笼的电影《独立日》、电视剧《X 档案》、专著《UFO 罗斯韦尔的坠落》为这件事儿的持续升温推波助澜,正像《UFO 罗斯韦尔的坠落》一书的作者之一、美国人类学教授本森·萨利尔所说的那样：“在美国，有几百万人对外星人知道的比热力学还多，他们对外星人随时会造访地球的神话既感兴趣，又充满忧虑和恐慌。”

罗斯韦尔的故事，是今天的人类创造的一个现代神话。

人类太需要神话了。不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区，哪个民族中，神话都是必不可少的。

它说明了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困境和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状态。人类希望在宇宙中并不孤立，这样才能使在巨大的宇宙空间中生存的人类不再惊慌失措，这是人类的一份古老的情节，一个遗传至今的神话。但这种日复一日的担心和恐慌起码会削弱或扰乱现代公众的批判性思维。

科学越发达，耸人听闻的东西就越容易流传，这似乎也有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在里面。就像人们谈论多年的 UFO,许多人对它的兴趣已经到了疯狂痴迷的程度。在美国的许多城市，都有 UFO 的爱好者们组织的各种各样的协会和机构。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历史学家杰拉尔德·海恩斯，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档案

材料写出了一篇题为《1949 年至 1990 年：中情局在研究“不明飞行物”中的角色》的文章，用了许多当年堪称绝密的材料来证实人们看到的“不明飞行物”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秘密研制的军用飞机，不是什么“天外来客”。但是，其结果反而使广大的民众更相信 UFO 的存在，只是政府在极力掩盖真相而已，这使“不明飞行物”又多了一份神秘感。海恩斯的文章先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机密刊物《情报研究》上发表，然而，看到的人员毕竟有限。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刊物部分内容的解密，文章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出现在国际互联网络上，全世界更多的人看到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明，人们根本不相信这个“泄密者”的一家之言。许多人坚定地认为“不明飞行物”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肯定将会侵入地球，给地球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联邦政府既然能在许多问题上欺骗公众，在有关 UFO 问题上也可能依然在欺骗着公众。不少人猜测，美国政府已发现并控制着一些外星球的飞行物和神秘的天外来客。但为了避免引起新的一轮恐慌，而将它们掩盖起来不让世人知道。

的确，新的一轮恐慌正在 UFO 的追逐者中形成，而且从他们中间蔓延开来，人类新的危机感又一次得到了升华。

在乡村，作为一个年轻人，上学不成，后路很多，或进城打工，或在家务农，姑娘嫁到富户去，小伙子入赘富姐儿家，总之是条条大路通致富，只是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

在城市里就不同了，一个孩子如果没有上大学，那他就像掉到井里一样的没有了希望。即便是上了大学，也不是进了保险箱。许多大学的老师都在抱怨，许多学生一到大四（大学四年级)时,就有些坐不住了。因为实行“双轨制”以后,毕业生是“双向选择，自主就业”，这无疑增加了就业的压力。所以，上了大学的学生一到大四时就忙着开始找工作，哪有心思上课？

许多大学的高年级教室中常常是大唱“空城计”，原来 100 多人上大课的教室，现在只有一二十人，一问剩下的同学，都说“出去找工作去了”。的确，许多学生到了这时，都忙着跑出去联系用人单位，跑人才市场，参加人才招聘会，反正哪里有用人信息就去哪儿，对此，学校方面也表示同情和理解，因为如果学生分配不出去，遗留问题太多，学校也不好办。特别是毕业班老师，挺能理解学生的，考试时再差的学生也都送个及格，因为这时学生全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早乱了方寸了。

在都市里，没上学的孩子盼上学，上了学的孩子怕毕业，恐怕情况总不是那么太乐观。从国家目前的就业状况看，读了本科还不行，还要读硕士、博士、博士后。生存的压力给每个都市里的人都上了一个紧箍咒。

不用谁来宣传，数字代表着一切。最近几年来，一个城里人的收入，简直和他所受的教育成正比。北京市有关的统计数字表明，高学历的人的年收入呈直线上升趋势，并且呈现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格局，大至的情况是：

高中或中专 7512元；

大专 7812元；

大学本科 8100元；

研究生 8892 元。

这个次序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钱”也是长了眼睛的，它不会完全委身于没有内在实力的人。这一刺激着实奏效，上学读书成了都市里的青年一代唯一的最佳出路。然而，是康庄大道，还是死路一条，没有人去管它。反正，惊恐的城市人都在一股脑儿地奔向大家都去的目标。

在大城市，任何一件事儿都可以引发恐慌，甚至骚乱。

伊朗首都德黑兰曾在若干年中，不断地通过媒体宣告饮用

水告急,每一次宣告都要引起一次骚乱。近 20 年来,伊朗首都德黑兰人口迅速膨胀，常住居民人口逾 700 万,流动人口超过 200 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水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1997 年 6 月，德黑兰自来水公司通过媒体又一次宣布饮用水告急：公司将切断对月耗水量超出规定限额 1 倍的家庭自来水供应，以应付当年夏末秋初出现的水荒。

城市人的恐慌心理大概还来自对自己生存的危机感和前途的困惑。对于年轻人来说，只要肯于干点儿事儿，吃饭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对于老年人来说，惊恐的心理更加严重。

在香港，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座世界城。按照国际惯例,通常把 65 岁以上人口划为老年组。一个城市中，老年人占社会总人口的 10%以上即为老年人口型，现在香港面临着人口老化的严重问题。

自 60 年代开始，由于华人家庭中年老的父母亲不愿意随子女迁到新发展起来的城镇居住，加之一些青壮年移居国外，而把老人留在香港，所以，香港的社会福利事业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官方也作了大量的工作来帮助香港老人安度晚年，但依然有许多老人享受不到社会福利。对于目前大约 60 万香港老人来说，官方所能提供的社会福利无异于杯水车薪，不少老人的生活仍然笼罩着一片含辛茹苦的阴影，这无疑加重了香港老年人的惊慌之感。在香港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些公寓的看门人几乎是清一色的老年人，香港社会上很多“杂役”也多由老年人充任，街市上常有老年人摆摊设点。或推着售货车卖低档服装、杂货、蔬菜、书报等等。忙来忙去的老年人显得十分惊慌，一是生存的压力，二是年龄的压力，他们总觉得能多做一点，生活就有一点意思，自己的价值能最后被社会认可。

一位名叫阿花的老人，为了节省开支，竟不辞路远和出入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关之苦，乘坐电气化火车几天或一个星期到一次深圳，以便低价购买蔬菜、肉食及其他生活用品。为了生存，这些老人们还不得不继续拉紧生活的纤绳，的确让人感到了现代化城市中竞争的无奈。

在香港特区成立大会的庆典上，董建华行政长官表示，特区政府解决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困难要以“老有所养，老有所属，老有所为”为目标，使人们感到了回归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但真正解决城市中这一群体的惶恐，怕是还要做许多的工作。这不是香港一地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和地区也存在着这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计算机网络系统几乎越来越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如果这一网络系统出了毛病，不敢说天下大乱，也会引起巨大的恐慌。

1988 年 11 月 2 日的‘蠕虫事件’就是一例。

这一年发生在美国的“蠕虫事件”不仅震惊了美国，也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电脑病毒。

就在 11 月 2 日晚上，与 Internet 互联网络相连的美国军用和民用电脑系统，东起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马里兰海军研究实验室，西到加州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NASA 的 Ames 研究中心，乃至兰德公司研究中心的电脑网络同时出现了故障。至少有 6200 台电脑受到波及，全球互联网络的这一部分（约占当时因特网上电脑总数的 10% 以上），就像一条被击中了头部的大蟒蛇一样，顿时瘫痪了。

网上用户的直接经济损失接近 1 亿元。

这一夜，对加州伯克利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地的计算机网络中心来说，真是一个不眠之夜。各处愤怒的电脑用户纷纷打来电话，要求他们帮助对付可怕的病毒。这一莫名其妙的“打

入”，使整个美国都乱了套，引起了不仅是电脑界的恐慌。第二天，美国国内群情激愤，电脑网络界则紧急动员，由美国国防部长亲自下令成立应急中心， 100 多位高级专家协同全国数以千计的电脑方面的工程师日以继夜地清除故障。

记录在美国高技术史上的这场最严重的骚乱，是一场规模最大的破坏事件，究其根源，竟出自一位 23 岁的研究生之手,是罗伯特·莫里斯的恶作剧。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父亲老莫里斯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数据专家，主要负责互联网的安全防御。可他的宝贝儿子在键盘上轻轻地一点，不仅攻破了他父亲精心构筑的防线，使互联网停止运行一天半，而且也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把自己送上了法庭。

莫里斯真正属于伴随着电脑和网络长大的一代。由于家庭的关系，他比别人更有条件接触电脑网络，继而爱到痴迷程度。从哈佛大学到康乃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只有整天泡在电脑前，这个孤僻的青年才能找到真实的自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迷上了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电脑病毒。他深感兴趣的是制造一个能传染尽可能多的病毒程序，使任何想要阻止它前进的人（包括他的父亲)都目瞪口呆、无计可施。

在日夜钻研的过程中，他终于发现了网络操作系统 Unix 的若干漏洞，他自信能有十足的把握一举攻破网络安全防御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莫里斯的确比老莫里斯强，他有非凡的电脑技术才能和百折不挠的精神，甚至在他被拘留期间，还应邀为国家安全局的电脑专家们作了一场有关 Unix 安全问题的学术报告。

莫里斯后来在法庭上承认，他只是想进行一项实验，创作出一个不断‘自我复制的程序”,从一部电脑慢慢‘蠕动’到另一电脑，就自己的本意而言，并没有想破坏任何电脑系统。因为

“那对我来说也没有好处”。据莫里斯的好友保罗·格兰姆说，为了更加隐蔽，莫里斯是在康乃尔大学宿舍的电脑前远程遥控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电脑而开始发难的。那天晚上，莫里斯十分兴奋地完成了他设计的‘蠕虫病毒’程序，按下回车键后将其‘激活’，便去吃晚饭。吃完饭后，莫里斯按捺不住好奇心，又重新打开电脑，想观察一下自己的‘杰作’。可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莫里斯发现大事儿不好：由于程序设计中的一个小小的疏忽，‘病毒’并非像他所想的那样慢慢‘蠕动’，而是以疯狂的速度“繁殖”并失去了控制，不断地猛攻互联网的 Sun 工作站 DEC 的 VAX 小型机。

莫里斯顿时慌了手脚，他立即打电话给哈佛大学他的另一个朋友安迪，请他立即向电子公告栏发一封 E-mail，详细告知控制病毒的方法，安迪随即发出了函件，并在结尾写道：“希望这些对你们有帮助，这只是一场玩笑而已。”

不幸的是当时的网络在病毒的侵袭下已基本瘫痪，几乎没有人能收到这封函件。

终于，11 月 4 日，美国国防部对外宣布经过昼夜奋战，受病毒侵袭的网络已恢复了正常，所幸运的是病毒尚未殃及核武器管理系统和储藏重要军事秘密的电脑系统。

第二天，全美影响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用大字标题刊出了署名文章《电脑病毒作者是国家安全局数据专家的儿子》。至此，人们才知道灾难的制造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

在美国的电脑科学界及全世界的科学界，随即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其实讨论也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界。人们对电脑病毒忧心忡忡、谈虎色变。1990 年 5 月 5 日，纽约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判处莫里斯 3 年缓刑，罚款 1 万美元和 400 小时公益

劳动。然而，以“蠕虫”为代表的黑色幽灵，已被人放出了魔瓶，它不会自动回到魔瓶中去了。至今，千万种“蠕虫”在电脑界出生、死亡，时时威胁着我们生存的这个数字化时代，并时不时地引起一阵阵巨大的恐慌。

大都市与小世界

与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在中国，亲属的关系与社区的关系，作为传统的文化模式，仍然成为都市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城市似乎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传统的人际关系在这里表现得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类学家所预想的都要强大得多，并且异常持久。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大都市里几乎处处都有表现，而在一些国家的新兴城市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少数民族社区(如黑人社区、唐人街等)里也时有表现。

进了城市，即便是在条件不大好的地方，仍然能保持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记得我小时所住的楼房并非什么高级的楼房，而是一个单位的办公楼改装而成的。家与家之间都用木板隔开，两口子拌嘴吵架左邻右舍都能辨别出是哪个地方的口音，突然传来的‘啪’的一响,也能辨别得出是打蚊子还是扇耳光,什么大事小事几乎全是耳朵搜集来的资料。我想，住在这样的一个大集体中，肯定不会有什么杀人或被杀的凶杀案之类的事情发生，否则，这良好的传音效果就起不到它的作用了。

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大杂院似的楼房一一消失了，新的楼房墙壁造得很厚，绝不会听到邻居家的声响了。平时恐怕也很难见到邻居们的面，有了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可以心清耳静了，但也将所有的人都统统地隔离开来，在人口众多的大都市

中，只有自己的这一方小世界。

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市人慢慢地缩回到自己的家庭这个小圈子中来了。

大约是西风东渐吧，中国的一些城市中也出现了“在家上班族”,成为都市中最时髦的方式。现在的网络技术,可以实现‘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有电话、呼机、传真机、电视、计算机、炒股机等等。想吃饭可以打电话就有人来送 想订票、看病、购物包括所有的一切家庭服务,都可以在一瞬间解决。如果你的电脑联通了网络，当你打开电脑，按动键盘,用鼠标器轻轻地点击之后,不光可以‘遍知天下事”,还可以“赚遍天下钱”。

说他们的世界小，的确太小了，区区 20 多平方米或者十几平方米就足够了；说他们的世界大，那的确很大，大到可以在网络上周游世界。我们真的不好定义今天的“大”与“小”的界限。

原来出门看电影是一种时髦，现在“家庭影院”代替了外面的影院。以上海为例,从 90年代中期开始，就逐步形成了 AV(家庭影院)、组合音响和 Hi-Fi(音响组合)并举的局面。其中 AV 由于满足了合家同娱的需要，成为目前消费的主流。现在，上海流行的家庭影院以 VCD ＋杜比绕声 AV 功效 ＋普通电视机，还属相对普及阶段，但发展的前景十分诱人。

科技的发展确实给人带来了方便和效率，但同时也使更多的人缩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与外面的大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了。

电话、传真、捷运公司、计算机网络,这是人类给自己描绘的美好城市的前景。当年，产业革命的发展使得欧洲和美国的一大批城市都被装备起来了。美国著名的建筑学教授约翰·埃伯哈德认为，世界各地大中城市的“物理性设施”均基于 100 多年

前的发明,城市建筑物内的管道如此,电灯、城市地铁、钢筋混凝土大厦和电梯、汽车、有轨电车、电话等等,均是如此。而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短短的几年之间，人类生活的城市都会发生一日千里的变化。信息时代的特征，或者说信息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使人们能很容易一下子进入这个大循环中，到了 21 世纪，通常的情况是，真正的世界大都市不是看谁的人口最多，而是取决于哪座城市的功能最齐全。计算机可以使一幢大楼变为“智能大楼”;“智能大楼”将实行自我监控、自我管理,而住在那里的居民更是足不出户就可以保持同外部的联系。

一则新闻报道说，日本三菱公司的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地用光缆纤维将该公司在东京闹市区的 32 幢大楼连接起来。如果连接起来的‘智能大楼’有足够数量的话,那么将形成‘智能城”。

在都市这个大世界中，又分割成无数个小世界，人与人的交往直到形成某个圈子。在中国城市居民的交往中，同事、亲戚和邻居是一个人的主要交往圈子，其通常的比例是：

66.2%的人常常与同事交往；

59.2%的人常常同亲戚来往；

42.7%的人常常同邻居来往。

现在,还有一个圈子异常活跃,就是‘同学的圈子”,不论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占 33.4%。这说明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学生时代的同学关系有很大可能成为持续其一生的一种社会关系,进而形成一个特殊的‘圈子”,一个合情合理的‘小世界”。

社会交往是人的一种需要，一种本性。青少年喜欢聚在一起说笑、打闹 老年人害怕孤独,喜欢唠叨 中年人渴望友谊,喜欢闲暇时间和亲朋好友谈论生活和工作。中国政府曾由多家机构组织了一项联合调查，名目是“中国职工生活进步调查”。从 1997年初开始，该项调查的总体是全国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